

列傳 姦臣



蔡京 弟卞子攸脩

趙良嗣 張覺邪藥師附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叛臣

張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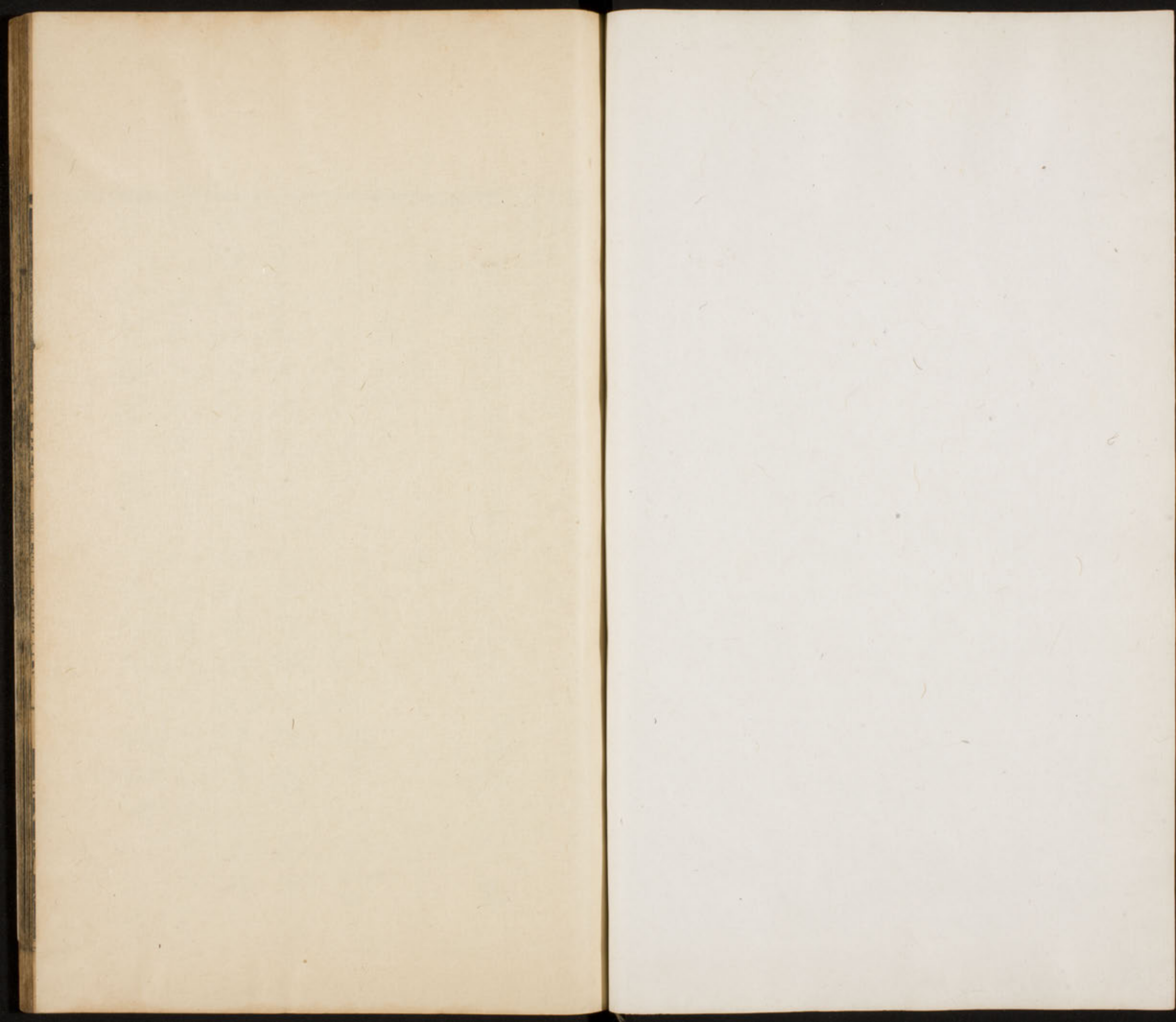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明監本宋史 卷百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一

宋史四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節度使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總攝事都統兼攝監

勅脩

姦臣二

蔡京

第十子脩

趙良嗣

秉覺

京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

宋史卷二百三十一

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大
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
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
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
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
揚州雇郭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
初入權戶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又不決京
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
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丹徒其事
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下拜右

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
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行事狀即以大逆
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
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執政曾
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下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
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
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
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快快快遷延不之官
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
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

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帝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

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遜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除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共居厚上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推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

法九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積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絳諸弟御史沈疇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子彙以上書黜置海島南開點中築靖州辰溪徭叛殺淑浦令京重為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二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徭有省地徭今未知故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竊之苛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絕羣徭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

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千擲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且柴薪與儼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言以司馬光曰曰姦黨刻石文德殿

門又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末次日食求言
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杲中以下為邪
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
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
使改封魏國特承平既久幣度盈溢京倡為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
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大華
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瑣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
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
小臺財數尺上封者其象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

矣倘人言復興父當貴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
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
年正月尋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
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
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
土躡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高諫交論其惡遂
致仕猶提舉脩善宗宮殿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
陳朝老道疏京惡十四事曰清上帝罔君父結奧援
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兵制作喜道毀塔寺誅熾親
黨長奔詭宗釋老罪土赤於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

魏暉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為寶錄四年五月禁
復出奎章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
輕錫予以臺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
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
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
朝京方田擾農業之民園土聚徒郡之惡不軌不志
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
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
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
中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為題策士者提舉濬西學士

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
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二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
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
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
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
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遠者以遠削坐之事無巨細皆
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
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言揚京復
病之而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以
宰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

四百一十
更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一餘奉者侍
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按故吏魏伯芻領權貨
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
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
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
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
定命寶在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
聖功二橋大興工以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
聊生而京倜然自以為樓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
上寵燭召童貫輩五日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言其
上寵燭召童貫輩五日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言其

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黷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
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良撤矣子攸儻儻攸子行皆
至大學士視執政惟尚茂德帝雖帝七幸其第資予
無算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屬養居大官賤妾封夫
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滿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
年以未勳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日昏耗
不能事事悉決於李季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具代
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囁耳語堂吏數
十人抱案後從白是恣為姦利竊弄威福誘引其婦
兄韓相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知宣和庫

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蓄拘括以實之
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
已既不能堪兒使亦發其事上怒欲寬之京力丐免
特勸停侍養而安置韓相黃州未幾褫條侍讀幾賜
出身救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條以撼京京殊
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
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譏者貫曰不知也京不
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降制
從之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
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
乃以祕書監分司西京適與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
衛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
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顛狙伺為固位計始終
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
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
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庶恥燕
山之役京送依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
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
即家為府管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
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

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諱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
典刑為恨子八人儵先死依備伏誅條流白州死備
以尚帝姬免寬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
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為國子直講加集賢校
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
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
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
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馳車與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

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
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
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
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
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
下無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
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
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
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卜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卜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卜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卜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卜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卜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卜啓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卜云既犯法

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卜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卜激怒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卜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卜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卜禮辭不許帝謀復遑鄩問於卜卜以王厚高永年對

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
貴賤鄣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
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永年竟為帳下執去以
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言曲自辨
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
公王氏所行為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
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制
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
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
時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

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
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
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
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為
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
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
左右知為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
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祕

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
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
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秘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
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
袖其間情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
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
逐其黨劉曷劉煥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
籍禁庭聞其事亟請問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
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
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止與客語使避之攸甫

入遽起握父手為眡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
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
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苦
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
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
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
井淫媠譁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
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
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

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
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曹伐燕以攸副宣撫攸
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日辭之日二美嬪侍
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
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
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帝
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
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
元年從上皇南不及還都始責為大中大夫繼而安

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文燕山
之後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
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為親衛即祕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
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脩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
客傅墨卿孫傳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
當亟為計脩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
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
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
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

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
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脩前計
已乖宜勿行脩幸得去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
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
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
於是併誅密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當承
門蔭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為賢崇寧初京黨以學行
脩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
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為言者所攻以顯謨
閣待制提舉崇福宮言者復論其不學無文結豪民
規厚利特道家吐納之說以為論思侍立集英瑱曰
自若為不恭遂奪職陳正彙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
陳在杭州時日聞密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
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密但復集英殿脩撰旋還待
制提點洞霄宮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
污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廬溝植夜見
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
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女真恨
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

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氏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脩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

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爽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按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即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

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
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
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
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於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
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諦里覺拊定亂者州人推
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
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
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言彼何能為當
示以不疑乃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

企弓等將歸東粘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
趣之數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
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
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粘罕信之升平州
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
義虞仲文皆東遷時燕民盡徙流離道路或詰覺詭
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
而誰覺乃密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
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
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

南朝宜無不納僮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論曰女真讐也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為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為不然彼西面大計比通蕭幹將為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于朝

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叢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不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寬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

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閣母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微猷閣待制宣撫司犒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謀知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勅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為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勅金人圍平州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為責且求餉糧凡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既平三州

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庑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覺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寇之將亡燕王溥募遼東饑民為兵使之報怨於女真曰是怨軍藥師為之渠首明年其兩營叛藥師殺叛者羅青都統蕭崇山田二千人為四營以藥師及張今微劉舜仁龔玉臣為將溥

建號於燕改怨軍為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
涿州留守溥死蕭后立蕭幹專國人貳宣和四年九
月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承易二州志歸詔以為恩州
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溝藥師曰幹
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
藥師與諸將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蹶
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
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后
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失馬幾為所擒遂以敗
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五

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
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
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
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
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効死又令取天祚以
絕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
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
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
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
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蕭

幹犯塞藥師破其衆於降山生擒阿魯大師獲耶律
德光尊號寶劍檢校金印幹尋為部下所殺策勳加
檢校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
師自以節鉞欲居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
以常勝軍肆橫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于朝廷慮
其交惡命度與丁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
師亦重靖稍為柳坦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
意所請無不從良撤精甲多遣部曲貿易他道為奇
巧之物以奉權貴口侍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
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在朝論頗以為慮亟拜太

尉召入朝辭不至立甲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
則挾之偕來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
之曰汝今為太尉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
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
邀貫視師至于洹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
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
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
督天寧等歸送伴使凡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為之
斂馬引避鄉民或持矛揭取其羊豕皆不敢爭奏言
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

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嘗度
言藥師瞻視不常趨向懷異蜂目鳥喙怙寵恃功逆
節已明凶橫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
不遠願早為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
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
其方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
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
持之并諸使者悉鎖于家幹離不及郊藥師率軍官
迎拜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為燕王割
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幹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內

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趙
趙京城詰索宮省與邀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也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一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二

宋史四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觀國軍前軍正人相監修國史領修事都觀感賜等奉

勅修

姦臣三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
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
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
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
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

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帥二年
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
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
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
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
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
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
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明
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
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

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
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若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
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淳屠克勤
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
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更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
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
憤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
爭數其罪揮刀而前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
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馳言艱

三
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激劾之乃罷潛善為
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憲又論潛
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為
言責置英州護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
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憲宗澤
許景衡一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為之
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
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
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
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為虞部
郎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
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
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常有甲馬數
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帟幕覆王還相躬
服臺榭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
以京兆薦公其愛如此始矣夫者王去城書關天
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三司兵渡河謀所
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此門不可王喜
曰廷俊言是也既濟臨大名壁軒轅達于京奏為集

英殿修撰充兵部員外郎尋遷中書舍人見議通和康王
將兵母得暨動伯彥以爲然宗澤曰其真狂論是欲
疑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遣兵伯彥等
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先行張邦昌僭立王間二
帝泣明年春王宗制除伯彥爲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
學士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高
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前年在相位專權自恣
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幕布內侍皆劾奏之
罷伯彥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宗福宮尋
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

者弗置乃詔以舊恩祇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東
東歐陽澈舍人王年已正論伯彥潛善不已復穆前職
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
同艱難朕之故人而得無幾官與彥復奏論張浚曰
臣等已議曰知恩必言更得天筆明其善自勞庶幾內
外孚信始伯彥之未第也爲館子王氏捨嘗從之學
而浚亦伯彥所引故其資烏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
浚曰伯彥使令之宜庶免紛紜又曰伯彥猶及酒者自浚
去國七年漢之高皇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
常伯彥之所等也無三閤五卷幾論校以傳保信軍

四百六十一
鄭度使十年請祠後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謚忠定
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伯定割地
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而弑之乃
還或云伯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歷
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
京遣使求三鎮檜言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管
乞止言燕山一路二言金人但詐守禦不可緩三乞
集百官詳議檜言書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
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許除職方員外郎尋檜張

邦昌為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為割地與臣初議牙
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
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為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
退檜竭至燕而還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玠共
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主雲臺李若水見金二
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
官議于延和殿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
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一月汴京失守
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虜虜吳玠自金營來傳金帥
命推立吳玠留守王時雍等名百官軍民共議立張
欽使四百一十三

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嘗
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
氏時檜為高長聞伸言以爲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
恩其愧無報本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探生殺之
柄必欲易姓檜蓋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
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頌祿
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
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
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節節取服御所用割兩河
地焚為臣子今乃竊以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

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世前古
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
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
蜀唐為朱溫篡奪李克用獨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
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權
共為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
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附以土地使
主人異四方憂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天下
翰必立邦昌則天下之民何不服京師之宗子可成
天下之宗子不可殺禍不顧卒誠之者言兩朝之利

言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天宋受福亦大金萬
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二月金人立邦昌為攝
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
北遷檜與傅叔夜何果司馬於從至燕山又從蕭州
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勃和議得檜酒色
之檜以厚貽送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禮
懶為任用禮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妻王氏及
婢僕一家自軍中取德水軍水密航海歸行在丙午檜
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
人監已者本奔舟而來朝之多謂檜與臬傅林同拘而

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里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
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許必令從軍捷檜金人縱之必
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逃正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
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志未對前一日帝命
先見掌執檜首言如欲三下無事南自南北自此及
首奏所早與捷檜求和書帝曰檜朴愚過人朕得之
善而不寐蓋聞二帝好以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
公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檜尚書故有禮部之命
從行王安道馬曰檜死於丁誤及參議官並改京秩
舟人孫靖亦補承信即始朝廷雖累遣使但且守且

本而專與金人詳議和實有相類者。在景德首
唱和議。故建康繼之。復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隆參知
政事。七月。宗尹罷。先是。宗尹建議討虜。宗尹大觀
以來。濫賞。擢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宗尹
既去。相位。又。益。擢。揚言曰。我有二策。可。奪。動。天下。或
問何以不言。擢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
猶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建言。周堂。內。備。外。後。故
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
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擢。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
可也。二年。擢。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參。知。政。事。罷。汝
文。同。領。之。未。幾。擢。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
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擢
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廢。之。政。而。已。今。薄。書
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也。田。即。曾
統。亦。謂。擢。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擢。皆。不。聽。既
而。有。議。廢。局。以。搖。擢。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
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說
識。者。笑。之。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擢。有。教。以。引。朱。勝。非
為。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

可用勝非處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
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棻
為右司諫蓋將逐檜於具江躋吳表臣程瑀張嘉頌
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
檜黨也檜初欲頌願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壽瑀章
布列清要願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
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必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
材於游酢酢以檜為言且比之首文若故安國力言
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
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黃龜年始劾檜專

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為
卓八月檜罷乃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
一日上召直學士院蔡宗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
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為相數月可
聳動天下今無聞宗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
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榜朝堂示
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沮金使李末哥王詔偕
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昭合識者益知檜與宗人
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平

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官祠六月除觀文
殿學士知温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體臬觀
使兼侍讀乞行宮留守孟使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
密院參決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罷從不許帝
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
以體臬觀兼侍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夔使金還得
徽宗及寧德后訃帝就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
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備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
去帝問誰可代鄉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
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是復相臺諫交

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
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
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
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
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
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
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以書報
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
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

可以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
月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即宣
和始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劄館伴劄辭曰
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擢問劄所以
不主和劄備言敵情擢曰公以智料敵擢以誠待敵
劄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擢乃改命六月思謀
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官果有還期雖待
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相
見此所以不憚屈已真和議之速成也擢曰屈已議

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不懷憤不平此人至之忠
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
十月宰執入見擢獨留身言臣懷畏首尾多持兩端
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欲誦和乞顯與臣議勿
許群臣預帶曰朕獨委卿擢曰臣亦恐不使望陛下
更思二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擢復留身奏事帝音容
和甚堅擢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
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擢復留身奏事
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
預鼎乃求去位以少傳出免紹興帝初帝無子建炎

宋范宗尹造謠有請遂命宗尹公肩擇義起後得伯
宗伯及入官者蓋祖七世孫伯宗改名瓌伯改名瓌瓌
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嘗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
鼎罷言者攻鼎必以爲喜喜爲言實及鼎擢再相帝出
御札以瓌瓌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
庶見之入呼曰亞石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擢不答
擢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重以此語口今當
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擢無一語鼎曰今
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
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擢留身奏事

後數日參議大政事劉大中奏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
大中俱罷明年瓌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
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
者出見擢一揖而去擢亦憾之鼎既去擢獨尊國決
意議和守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
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擢謂之
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莊已而能正人者擢深憾
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又陳十三事論
和議之非擢擢王庶與擢尤不合自誰西入獨處始
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擢曰而忘東鄰欲存

趙氏時何遺此敵邪禮方挾金八百里尤恨屢言故
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禮與三倫以謝
天下於是上下灼灼禮為解致卒械送銓貶昭州
陳剛中以啓賀銓禮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
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
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
外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
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禮亦
不能罪曾開見禮言今日言論存亡不當論安危禮
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先是館職胡瑄張旂凌景

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
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
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我中國謳吟
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
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
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
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
矜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
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
言屈已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

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煇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
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為
喻帝曰朕不忍聞輦感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
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橫起
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
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檜猶恐物論
咎已與哲等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京淮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
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洲
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

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
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
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
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徃徃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
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
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
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揚沂
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
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
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

昭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
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
帝命檜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
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
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
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榜以鎮
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
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
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太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
次壽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

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
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
弛備也時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一晉劉豫為戒
復遺書孫近以帝秦之禍發運而大徐俯守二錢運
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流曰禍
福倚伏情偽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無雖虞
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
飛曰救弊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
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
官韓紉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慶皆言金人叵測迪

功即張行成獻詢堯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
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劄與
循州七月兀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
懶拘三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為二人所主將
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
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
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朮入東京高王
褻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離喝趨求與軍河南諸郡
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
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
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
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為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
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殺其叔撻懶藍公佐歸和
議已變故贊陛下定予伐之計願至江上論諸帥同
力招討卒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
檜旨言其規圖復用也言者不已尋竄潮州時張俊
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浚戰

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冰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
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
池州鎬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輟亂飛口舌不能合
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
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閔
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拓皋又破之檜忽諭沂
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鎬聞
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收諸將
權給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
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以宣撫司軍

諫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莫國公
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兀朮有求和意
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先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為
通問使未幾良臣借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為界
求割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典岳飛之
獄檜使諫官方俟高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
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
大理知周二畏鞠之十一月取太子光藤州范同罷參
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

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鞫久不伏尚入其臺獄遂上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受詔不救准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九月加大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秦京童貫同請改封毋為秦魏國夫人子熺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熺本王喚孽子檜妻喚妹無

子喚妻貴而妬檜在全國出熺為檜後檜還其家以

熺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已者先

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

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俊本助和議

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

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

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

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

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

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

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苑
不一月逐去室撚者黏罕之左右也初黏罕行軍至
淮上檜嘗為之草檄為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
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
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
言貶累及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
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右妃意斥為外祠十四
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石武大夫白
鍰有燮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

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春刺配吉陽軍故
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郎亦坐不附和議
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摩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退
海皓之罪由白鍰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諷刺及
檜者為守臣所告也先是議建國公出閣吏部尚書
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
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罪皆罷始檜為上言請
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諸子乃立
遂曠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亦謀害計深不可測與
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儆無妄之福冲嘗為資善堂善

四百令... 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鑑言帝未有廟宜祠高禔詔禁燻于園丘東皆禮意也台州會博獻禮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皇莫獲契為不足必曰元聖禴乞禁野史又命于熿以終言少監領國史進建炎二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熿因太后北還自頌擢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皆遷秩自禮部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擢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矢已多是後記錄皆熿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在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乃加禁絕人無敢以為非

十五年熿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擢甲第命教坊樂道之入賜緡錢金綿有差六月帝幸棹第擢妻婦子孫皆加恩擢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逐言諫水記謂非其魯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元所藏書曰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闕十一月擢立家廟二月賜祭器將相賜金紫自禮部先帝以孝星見求言張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天疽亟亟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願謀為豫備不意是時以國與敵之反歸罪正義槍以懲浚至是六怒即落後節制

州十七年改封禮益國公五月後毀漢節于英州八
月趙鼎死于吉陽置是夏先有趙鼎湯放永不檢舉
之言又令月中存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請門
人故重嘗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示以罪又
竄言願浩子撫于滕州十二月進士施鑄上中興頌
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永免文解自此頌誅道諛愈
多賜百官喜雪三紙至于禮第十八年燔除和樞密院
事禮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為公相必襲蔡京
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六月迪功
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閏八月福州

言民衆竹實萬州以濟飢十二月胡銓自新州移駐
吉陽軍以作頌誥之訛也十九年帝命繪禮像自為贊
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
嘗詰禮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即
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類
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禮而不可散放也如此
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一年正月禮趨朝殿
司小校施全刺禮不中藥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人
持長棊以自衛是月嘗詠李光弼子孟堅省記光所
作私史成光寬已又詔沐檢舉孟堅編置汝州朝士

道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遂由是驟用
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民本未付史館
六月檜加少保鄭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
元美作夏三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高商隱堂以
高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各商隱無意於事秦政
檜尤惡之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陰
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黜徑山僧清言皆以訛謗
也時檜疾愈朝參許有與二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
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檜為相檜奏揚英知秦州
二十二年又與王庶二子之奇之荀業三省揚偉索

敏求四大獄皆坐誘訛煒又以嘗登李光蕭振之門
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檜
請下台州於謝叔家取其宗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初
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焉是歲進士黃友龍坐
誘訛黜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
年二月王炬以弟煒舊與元賓州炬編管益州何允
訟其師馬伸登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為分檜功允
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敷文閣待制填試進士舉省殿
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煒增姻黨周寅沈興傑皆登第
第士論為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

虛中畫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嘗可
以官貴矣及廷試禮又奏思退為編排師選為詳定
瑄與第二人曾冠策皆以事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
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瑄策皆禮煇語於是擢
孝祥為第一陸埶第三未幾瑄修撰實錄院室抱子
孫同領史職前以無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
罪槍族黨循友為臺藤州八月王羅為李光未內徙
羅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
玘竄容州子展在夙德慶府方時以與胡銓通書編置
永州十二月魏中興行洪興初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

行編置欽州興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
禮也帝嘗詢禮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
正欲聞所未聞可今檢舉約束檢檢以未屏塞人
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謂論功德則許人語
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
銷金鋪翠乞崇庶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
之蓋亦防檢口之進蔽也權州嘗有盜起檢遣殿前司
將官辛立檢口人捕之不以聞晉案郡王因入侍言
之帝大驚曰檢口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蓋平
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速奏晉安居方王

喪不當給三月損三百緡帝為出內者給之二十五
年二月以涼長卿書與李先啓議和議又與為建共
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隣人
所告長卿縲置化州煒武岡軍靜江有騷名秦城知
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
劉芻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
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
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為華
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裕
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江召錫所

言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裕飲別厚贖必有
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裕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
閣書趙鼎李先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
而憾之不置遂欲擊戮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裕之
獄張宗元之罷皆浚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
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同察之至是使汾自
誣與浚及李先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
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問
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檜奏請代丞相位者帝曰
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章檜父子

致任制燧猶遣其子墳與林一飛鄭德友見臺諫徐
嘉張扶謀奏請已為相丙申詔增加封定康郡王燧
雖少節皆致仕墳墳並提舉江州太平與國宮是夜
增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增兩據相位凡十
九年初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離教倫一時
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增用幸以
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說不過曰謗訕曰
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
章疏皆增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
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隄

結內侍及醫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
一至上前者增死帝方與人言之增立又任之說士
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辭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
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
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三次翁龜曰方侯高程克
俊李文會楊履泰若谷何若段拂汪勳詹文方余亮
弼巫伋童真宋樸史才魏師遠施至勳仲熊之長率
技之冗叢遠竄政地與共政則其默而已又多自言
官聽增語孽報以政府報之由中丞等議而置者凡
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

王次翁國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時不易相之論
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多寶元猶及門人謂
熈自捨棄政無日不飲酒具治書言待其細爾捨陰
險如崖窵深阻氣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言及辨但
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捨論三題俱捨捨不
答及光言畢捨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恣之凡陷
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謾
佞不避形迹然捨死熈廢其黨祖述餘詆力持和議
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
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田也喜如定元年史彌遠奏復

王爵贈謚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二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宋史四百七十四

關儀司言種國肇國重事而事丞相修國領維權都教習勝等奉
初修

效臣四

方俛高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方俛高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
調相州穎昌府教授歷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尚書
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為監書成掠荆湖間高時避亂沅
湘帥臣程昌寓以便宜繳高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
高召士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

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高不以禮
高憾之。高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陸釗奏檜言諸
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羅元正言。特檜請收諸將兵
權高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
畏法高官大職子女至帛已極其家益示以逗遛之
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
與檜合謀檜飛令高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
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高代治遂誣
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告警報以動朝廷及令
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

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
樸何彦猷言飛無罪高劾之知宗正寺主簿請以百
口保飛高又劾之士儂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
高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
抵罪終身不復參政范同為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
之高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叡倡
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高請詔戶部會計
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
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
緩急梓宮還以高為檜宮接行使內侍資副都知宗

唐卿副之高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
張浚寓居長沙高妾劫浚下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
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廷可辨浚
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
譽已數千言囑高以聞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
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鈔緘尾進高口不聞
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
六方交章劾高高遂求去帝命出守檜愈怒給事中
楊原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賜州遇赦量移沅州
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以高
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欲受命於
金高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
在年歲間浚坐竄謫高提舉刊脩貢舉勅令格式五
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高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
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
政將反檜所為首召高還高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
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

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歷閣門祇候官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

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舐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踈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錢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攽者曩與侂胄同

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
胄計議劾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
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
侂胄愕然因問計劾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
而可劾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内批除所知
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揚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
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
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
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
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

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
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
黃度李祥揚簡呂祖俊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
宏中張衡徐範將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
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胄
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偽學之目以網
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
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者紘條奏汝
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
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叅圖之汝愚抵衡暴薨

留正舊在都堂。及廢，仇曹至晉。及劉德秀論正引用偽
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樂者為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偽
學。思不從。仇曹乃擢者執政而免。思官。仇曹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仇曹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
清議，不欲顯斥。嘉祐，仇曹意未快，以陳賈嘗攻嘉，召除
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嘉十罪，
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人變而為
逆，黨佐曹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
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況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
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偽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

年陳讚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釜
張巖程松率由此。東政四年，仇曹拜少保，封豫國公。
有蔡璉者嘗得罪，思執而熬之。五年，仇曹使璉告
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宿客所言七十。從仇曹欲
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鞠之。張仲藝
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蔡
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仇曹以周
必大為相。仇曹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仇曹意劾
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一時善類悉惟黨禍。雖本
低官意而謀實始京。鑄死。仇曹亦稍厭前事。張

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在曹以為
然遂復汝惠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
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寢解二年拜太師監惠
民益復乞中上書請侂冑平革國政侂冑終為辭謝
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冑以執勢利盡士大
夫之心辭起以辛棄疾陳謙皆記廢顯用也當時固有
困於久斥損晚節以望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
冑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
又侂冑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師旦小阿附
勢焰熏四侂冑凡所欲為空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

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
既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冑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歿前都
指樞使吳曦為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
必叛侂冑不省安書守厲仲方言准此流民願歸附
會幸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
為應變計鄭挺鄭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
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
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傳伯成言兵不可
動恐罪至言武學生華岳叩閭乞斬侂冑蘇師旦周

等四百餘人。以謝天下諒議。大夫李天吳亦論止開邊。岳下六
雲効罪。羅置大異。斥去陳自強。獲故事。乞命仇曹兼
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為請。仇曹陰平章軍國
事。蕭達李璧時在大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
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仇曹昵蘇師旦
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
甚者假作御筆。并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
敢言。四年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為兩淮
宣諭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
州召見。以弭兵為言。忤仇曹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

易被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王皆起而言
恢復之計矣。詔仇曹曰。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
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
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
息縣。光州孫成復復信縣。捷書聞。仇曹乃議降詔。趣
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臣
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
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宗元為宣
撫使。仇曹既喪師。始覺為師。且所誤仇曹招李璧飲
酒。酒酣語及師。且璧微摘其過。仇曹以為然。璧乃悉

數言其罪者既而曹諤之妻曰師曰諤詔州斬郭俸於京
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葵守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
廬和百務取安豐濠州之東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密金
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花會輸家財二十萬以
助軍而諭丘密募人持書幣赴西營謂用兵乃蘇師
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音金人各書辭其裕
且多所要索謂仇曹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密又
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饑金人及有許意會
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
受金命稱蜀王宗正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

太師平章為首謀宜免繫術仇曹忿宗正罷職及狀
聞舉朝震駭仇曹亟遣職書許以才士之封書未達
而安丙揚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仇曹連遣方信孺
使北請和以林洪長為通謝使金人款責正隆以前
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
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仇曹窮其
說乃微及之仇曹大怒和議遂輟起辛亥疾為極密
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鼎為江淮
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
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仇曹意猶未

字四百全十介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政殿學士
諫亮實議甚密皇子榮王入奏揚皇太后亦從中力請
乃得密旨彌遠以言參知政事錢象祖亦慶御筆云
韓侂胄久任國柄輕放兵端使南先生靈社罹凶害
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
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睿辟謂事留
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言止於途擁至玉津園
側殛殺之先一日周錫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
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蓋擊謀侂胄者是日行

可方請對自強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
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
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來函侂
胄首乃命臨安府知府曹瑄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
十四年威行宮省地中震寓內守鑿山為園下曠宗廟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嘗言恩政之所假然居之老宮
人見之往往去涕顏草創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
卷詔以元聖震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官曰莫不
足以儆其勳有為為我三者余嘉請加九錫遣師弄
乞置平原郭三府官屬於曹瑄官營之不辭所學安張

字四百八十人
譚三陳皆封壽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
坐時夢壽信夜處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
四夫人罪或拔或從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
多乘輿服飾之飾其棺柩矣始佐甯以道守遠中外
之言遂見寵在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佐甯去言戚吳
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佐甯意後有一人繼言之去
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檢其
惡以底大慶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佐甯死寧宗諭
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佐甯娶憲聖吳
皇后姪女無子取魯直子為後名功既誅佐甯削籍

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
蕭山尉上謁帥閻安撫使史嚴之俟衆賓退獨留大
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為戚里婢壻寅
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元昇董宋臣累官為大理司
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為太府寺簿調同書茶鹽所檢
閱江州分司復兼樞密院編脩官拜左正言兼侍講
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
丞相董槐章宗下大全夜半調閱兵自餘人露刃圍
槐宗以臺榭事迫之出給命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

恐之頃更出元闈棄槐葉呼一而散槐佐步入接待寺
罷蒞之命下矣自是言無驕傲道路以目尋為右諫
議大夫進瑞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
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實祐六年拜參知政
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袁玘
為九江制置副使玘貪且刻遠繁漁湖土豪督促輸
錢甚急土豪怒盡以魚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
劉黻黃准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
臺臣翁應弼吳衍為大全鷹犬鈐制學校地逐宗等
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

書舍人洪芹綴言大全鬼氣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
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進官遠寄用以伸
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朱觀孫復論大全每回險狡狠毒貪殘
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
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
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
奉大夫致仕臣燈言三官務送南安軍唐任明年
居任臺臣復以為言追三官務送南安軍唐任明年
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削兩官務竄貴州團練

宋史四百七十四

使與別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與大全陰造弓矢將逼登為不執朱襦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蘇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獻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謫送舟過滕州濟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美門始欲結端羽不從遂令臺臣卓慶卿彈之奪其家為子壽翁聘端見其豔自取為妻為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陰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

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奴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勅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為公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

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
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
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
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已
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
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其戒
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殺函
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
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
端大啓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

皇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解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
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
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
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
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
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
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
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
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
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

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賊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爲潛欲殺已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啟爲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求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啟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園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

何能爲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似道即使入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數諸兵費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照遠切每言於帝欲誅之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爲第一而遠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遠輸林侍讀學士國信使和經等持書申好息立且徵歲幣似遠之使屢爲書中輩撰福華編雜道鄂功遠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遠重軍營時理宗在位又內侍董宋臣屢允昇爲之

中... 聚歛以耀之引薦為本... 用外郎子第為監司... 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貶... 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為監司... 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 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 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 緡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 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

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 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 者多色恆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後事復以諸賤... 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制其印文如買字... 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昂諸盜賊... 七月慧出如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月見東方日高... 始戒臺諫布章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悉怨所... 致似道... 可... 儲... 帥... 使... 國... 人... 言... 而... 罷... 之... 雖... 足... 以... 快... 一... 時... 之... 議...

如國計何。有。上。言。以。道。專。政。
命。李。至。朝。以。罪。悉。黜。配。之。後。又。行。推。排。法。
江。南。之。地。天。下。皆。有。稅。而。民。力。弊。矣。至。宗。廟。度。宗。又。
其。所。立。每。朝。必。各。拜。稱。之。曰。節。臣。而。不。名。朝。臣。皆。稱。
為。局。公。甫。至。理。宗。即。棄。官。去。使。臣。文。德。報。北。之。攻。下。
沈。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至。欲。以。
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
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
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
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沈。之。報。

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
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
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
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為第。後進養。其中吏抱之書
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第。客東堂。中堂。西堂。應
龍宰執。充位。署然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及事。請。運。効。
諸司。為。等。及。京。戶。鹽。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事。帝。
文。天。祥。陳。文。龍。陸。建。社。淵。張。仲。發。謝。童。曹。小。舟。等。報。
斤。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
壞。帝。嘗。言。一。字。頗。敗。宋。美。職。官。本。為。節。閫。監。司。都。守。者。

貢獻不可勝計趙滄童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以
道之三三陳振民以承進一時會風大舉五年春益
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今六日一朝一月兩至經
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
坐高領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為妾日
淫樂其中惟故博後日至縱博久無敢窺其第者其
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殺火中嘗
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御各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
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

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
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駕駕八年明堂禮
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
父頭祖為肅御器被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
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
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
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
涕泣出貴嬪為尼如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不受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
登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

肆行自圖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
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
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
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為得乃就中
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逵可援襄陽
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
逵如呂氏何旺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
在襄聞逵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
廷以襄陽急故遣逵援之吾必捷聞則逵必不成這
矣文煥大以為然時襄出獲哨騎數人即繆以大

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
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
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函薄葬之起墳於
山陵百官奉奠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
入朝度宗崩天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
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結安然憚劉整不
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
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犒軍之舟軸艦相銜百
餘里至是言似道所乘舟膠壞中劉師勇以千人入
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六至無恙遣還軍中所

守四百六十一
俘會安撫以嘉子首肯遣丞相伯顏俾宋京知軍中
請輸歲幣德臣如盟慶約不後夏責自合肥以師來
會神中出編言示似道曰宋誓三百二十年似道既
首而已時一宣七萬餘人盡屬虎臣軍丁家洲以
道與真貴以少軍軍營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
報似道合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許事頃之
虎臣至擁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
吾營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與出貴曰諸軍已膽
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
死守惟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

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
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
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逐入揚州陳宜中請誅
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勸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
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
不恤民之政放還諸軍議人復吳潛向士望等官誅
其莫官有應龍慶堂字三慶皆自教編文卿李可陳
堅徐輝孫皆似道屬屬天監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
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命乃命削三
官然尚居揚不尋五月王為壽似道既不死忠又不

字四百一十
死孝友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責歸王應麟
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應麟入見太后曰今朝廷臣於
禍未有知似道之親者縉紳道事不從意似道陛下皆
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
道婺州孝人聞似道將至率眾為雲布送之監察御
史孫嶠中守皆以為劄劄言之不已又徙居寧府翁
合奏言建寧乃名儒不喜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
方聞似道來嘔惡汗見其人特國子司業方應發權
直舍人院封還錄黃乞寬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
麟給事中黃鑄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

從眾言嗾景行徐直方孫嶠中及監察御史俞浙併
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貫
家福王與芳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賊
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同數十
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王徹轎蓋暴行秋台中令界
轎天唱杭州歌謔之毒名卒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
三寺中壁上有三海潮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買團
練衣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歎不能對虎臣應麟奏似
道蒙首無與服似道有反狀乞斬之詔遣問未至
八月似道至潭州未滿著虎臣等論之旨殺不聽曰

六皇許我不死。有言即死。虎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宋史四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度使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立其臣為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振悍僕狂奴欺主衰賤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

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滅盖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燕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

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玠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

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
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
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
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
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
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
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
事讒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
人怒執檜并傳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
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

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賀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
即為位僭稱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休
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趨拜邦昌但
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官履全入其甚恥屈節異等首
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妾焚所居謀殺義
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殺之殺者皆殺
百餘人捕軍中其子皆殺之三日擒者十餘人是一風
霾日暈無光百官遂迎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瓊
等依然鼓譟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
密院事領尚書省事同知樞密院事傳捷書樞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
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
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
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
李綱從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
書稱論邦昌久與撥政擢寇等司國事而資之以為
利者辱而擻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建金人
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息是宜肆諾古朝以為亂臣賊
子之戒特置善猶左右之綱又言邦昌已僭逆
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

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
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
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
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
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
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
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
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开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
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

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
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
其宿醜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
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
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
善中書侍郎張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
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
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
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
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卒

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三年三月兀朮聞
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
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麟知濟
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
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用豫為皇帝國號大齊
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漁者得鱣
豫以為已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撻辣
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
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裔
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僞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偽詔求直言十月照其母翟氏為

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其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

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又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
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淳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
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
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
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
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
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雒州大僧王友直嘗抵豫書招
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訴
詔鞫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
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

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
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
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
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
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
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二州叛
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
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
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
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其將

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
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
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
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
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
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
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
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
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二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
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

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
以聞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
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
副使宋汝為留僞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
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
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十二
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僞
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
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孰與他日
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正

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于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橫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州陷魏州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臯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

于豫文言汧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一十俾寇通泰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豫悉有梁衛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啗郢州守臣李

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酈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

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夏嶺敗績遂降賊北岷之地盡歸豫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道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碟偽守王高子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詔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陽遂乞師於金人偽奉議郎臨諺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公四大將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旨遣子

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據魏元木分道南侵步兵自
楚承進騎兵由四趨徐復遣偽知樞密院盧緯請師
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結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為
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捷辣權右副元帥調渤海
漢軍五萬應豫以元木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
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今朝廷震恐或勸帝他
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遊將安之遂
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
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
月丙子朔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
還揚州起張浚為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
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機有窺江之言戊戌
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浚始是豫罪惡士氣
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
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雖浚賊首弑淮西將三師
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孰偽知州王靖十二月壬
辰岳飛遣將牛勗徐慶敵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
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詔在世忠傳五年五月
淮西將鄧瑄復光州為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
攻信陽軍知軍事奇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為講

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一月豫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言世祖而收其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宣二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六六燈兀术與劉祝合兵來援皆為世忠所敗六月築劄龍城以窺淮西三師晟破之執華知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聞南人又治無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宣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

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如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虜舉豫於是以前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臺至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牙舟關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祝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舟統之十月祝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問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至張俊遣人

星馳奏右翰光世曰敢齊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
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鄴瓊出安豐遇賊三將皆
賊之親衆數萬逼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
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親道麟聞亦
拔營走麟兵有自言鄉貫姓名而縊者豫自此失人
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嘗請
立麟為太子以現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
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
光世幣載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
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鄧瓊執

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
德殿見之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
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
欲以討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
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東京拔為元帥府
左都監屯太原劾海高戶大捷不也為右都監屯河
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
豫為蜀王初金主亮令梓潼兀朮偽稱南侵至汴給
書出至武成虜騎雲屯橋之因馳至城中豫方集諸
武殿兀朮從二騎突入東華門下馬與其守偕至宣

都國馬賦詔多指斥又如許清臣
發才安陵蹶大吠堯蓋無責焉
宮五邦雄

苗傅上黨人太父授父履授在元
揮使康主建元帥府信德守臣
傅與張俊揚沂中由師中皆隸
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屬
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
王事正彥由閣門祗候易文資
責降會法部由王淵為御營都
法故薦正彥于朝復為武德大
知濠州擢御營右

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
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
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
幟為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
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
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
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
俊揚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高衛
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
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
平丁進功進武

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效民居肆為暴虐等恨之
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等以怒諸軍
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當朝廷遂殺內侍長三
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言杭州議
內侍賈左右之友淵躡蹙樞筦展謂為由內侍傳自
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彦雖由淵進淵核取所予兵亦
怨之於是傳積不能平與王世符張達王鈞甫馬彖
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傳部分
既定乃給淵以臨安縣有盜喜心欲使淵出其兵於外
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帥作田金字署卷末田

乃苗金乃劉也於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
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
誅反正彦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頭者
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
與傳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傳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
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闕請帝御樓百官皆
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傳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
憑闌呼二賊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
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

功多止作遥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
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
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
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
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
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
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傳即樓下
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
以處也常使朱勝非絕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
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

臨閣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達曰今日之
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官死社稷否
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竟讀之曰何可從三
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願太后命勝非謂不
可頌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襄幕門無簾
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榻側太后御肩輿
出立樓前一賊拜曰今日百官無辜肝腦塗地望太
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住喪空京王黼更祖宗法童
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江伯彥所誤已加賞遂統制獨不知邪傳

曰臣等定議必殺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驚前抱三歲兒何忍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斛表狀后諭止之傳曰事又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通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傳等泣益不遑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表嘗死乞下詔二山帝屏左右語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一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耳是日帝

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痛大車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番羅當二空同對今易時報已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勞勩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僚入對且謀復辟勝非遂結王世偕將處以從官俾通一凶傳殺敗也正彥家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集不允恐賊有變已丑改元明度張浚

遺書二凶惡其意美以爲定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宮以
傳爲武王宣誓人食于外後進士馮輔赴行在請
帝親總要務後封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
下之惑浚旣遣翰即撥歸歸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
傳以堂帖趨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頌俊軍哲不從改命
陳思恭思恭亦不從主反以諫議大夫鄭憲爲御史中
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爲御營司統制慙面折二凶彥
佯狂即日致仕彥已歸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
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河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
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貶魯

擇藍理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
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止之馮輔說
二凶反正傳按劍瞋自視輔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
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輔共招浚乙未呂頤浩
勸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兵
至平江即欲進浚曰已遣輔甘言誘賊美投鼠
忌器不可太亟遂遣張彥王輔聲言防淮德伺彥醉
并其軍自采石渡江輔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
浚以世忠兵少不復進二十五年之發平江馮輔至
平江浚復遣人言賊以大將將禍福期雖死無悔

傳等初聞浚集兵示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
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貴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
上疏謂浚不忠實家室所親謂浚姓名告浚宜持
重緩進賊當首逆浚悉之是日賊遣高瑀吳柔吉將
赤心隊及王汝清部由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轡
至臨平見吳柔吉同部人城詰朝與傳等議傳曰爾
尚敢來邪欲拘轡浚逆知之繆為書遺轡言客自杭
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
得浚遺轡書大喜乃釋轡壬寅浚得謫命恐將士解
體給曰起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至平江與浚對泣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承造草檄告四方
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轡勝非議復辟癸
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
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為知樞密
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
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
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為皇太子辛酉徙
傳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
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
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

都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幸
亥頤浩後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
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
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
所過燔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
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
討賊丁卯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
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
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
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

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
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
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瞑目大呼揮兵直前
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純殺孟臯禽苗翊降殺悉
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
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
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停停正彥以
獻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翊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
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

略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
州靖康初加集英殿脩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
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為敵內應殺之無噍類
建炎元年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
提刑郭永嘗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謂之曰人有
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
大任鮮克有終矣二年宗澤卒充代為留守兼開封
尹二年以戶部尚書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
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
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至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
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
判官宗頴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昌
願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
蹇不用命張浚方白事謂未入浚遽前充怒戮其使
諸將稍稍懼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王
瓚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達康使盡護諸將
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
當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
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氏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硎硎時以輕
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
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乃乘數
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克亟命統制官
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
王瓚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燬引兵遁克軍潰金人
楷建康克渡江保真州克嘗痛繩諸將皆伺其
敗衆將其心焉克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孫趙立
欲各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後
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纂健士先達上意克詭詞

自飭以報源克居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志勸克由
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克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
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
于金爲所用唐佐雅善克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
人說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克遂叛
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克不薄何乃至是哉
下制削克爵徙其子嵩巖崑壻韓汝惟於廣州是冬
克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克猜阻肆威同
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徙所聞走歸克其副胡
景山誣克陰通朝廷粘罕下克吏炮掠備至不服釋

之因問克曰汝欲復歸南朝邢克曰元帥敢歸克不
敢也粘罕哂之七年命克爲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
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
和議成而克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
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
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
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
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
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

潛蓄異志因附侂胄未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
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
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
鎮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
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
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
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
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
撫使曦與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爲

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閔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招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以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天散關。曦因撤幕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逸出。思後思道金遂陷天散關。曦退屯置口。衆人陳國飾投匭。

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金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揚騃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為四川轉運使。褚青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教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

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差
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
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晝夜號泣罵不
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傑為興元統制見偽檄色甚不
平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又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
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侑程松軍三萬分隸
十統帥遣祿禰房大弼成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禰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
等若以遏王師侑曹照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
而封之侑曹納其說曰一視為曦討宜收用蜀名士以

係民心於是陳成自斃其髮史以秦塗其目揚宸仲
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揚脩年詹及山家
大百李道傳鄒性善揚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
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臣源倡義討逆未有以舉遂
與隨軍轉運使丙共謀誅曦會李興義與兄弟古李
其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炬焚義
其尸丙分遣將士攻其二子及戚友兩弟弟從弟親
賊黨姚淮源李理郭仙宗階之郭繼三皆誅之時吳
端楷卧後園亦伏誅管景道趙官吳陸董鎮郭榮祿

禮等皆在行遣人說詩之惡曠首歐二歌詔曠妻子
處死親昆弟除名勅傳吳璠子孫並從出蜀吳昕子
孫免連坐通主等禮曠取時年四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